

皇朝經世文統編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四十三

內政部十七 刑律

律意律心說

姚文然

凡講論律令須明律意兼體作律者之心律意者其定律時斟酌其應輕應重之宜也如稱鍾然有物一斤在此置以十五兩九錢則鍾昂置之十六兩一錢則鍾沈置之恰當則不昂不沈鍾適居其中故曰刑罰中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此律意也何謂律心書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曾子曰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律心也譬如一稱鍾也存心寬恕者則用鍾平且寧於其出也微失之昂於其入也寧失之沈若心存刻核者則其用鍾也出必欲其沈入必欲其昂此非鍾之不平也用鍾者之心不平也故用律者亦然

律者如十二律然因加減而生者也黃鍾之管長九寸九八十一數也三分宮損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其餘皆三分損益而生故律者律也加減而成者也或加一等二等三等或減一等二等三等明於加減之故者可以明律可以作律矣律中加減之最精而盡變者莫過於閏閏誣告二條欲明加減之故者自熟讀此二條始大凡律之所以通者加之而重減之而輕適得其平也例之所以間有室者行於一事一時則可行於事事行於永永則不可行也

立法各犯之有三法司核擬也監候各犯之有秋審朝審也間雖有與律不合而實所以輔律之不逮併守律於不變也微乎微乎聖乎聖乎蓋既按法又原情照律有必不可行不忍行者依律則傷恩改律則變法故於核擬秋審朝審之時間一酌行減等使法常存而恩不測

君恩如雨露之自天恩雖行而法未更國法仍如山岳之不動聖人之所以輔律而即以守律者意在斯乎至於 御勾其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乎 君恩雖大有必不可施恩之處國法雖重有必不忍行法之人 御勾酌留跡同長繫若寄存而恩不傷恩行而例不變神乎神乎非至人孰能定之乎

律有宜仍舊者蓋律與例並存例行而律停可也以例為律而改去律不可也如竊盜至一百二十兩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今改為真絞刪去杖一百流三千里假如兩人共竊盜一主之賊一百二十兩其為首者自依律擬絞矣為從者應減一等若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則竊盜律內無此一條若擬以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是減二等也又有宜更新者如官銜地名若軍餘舍人指揮及行都司之類自宜詳酌更正以昭一代之典章者也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採訪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為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聖君賢臣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疏節濶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於言外蓋人之情偽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為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為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為萬三千盜賊蓋起大抵昇平時網舉而網疏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車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於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徂於愛憎發於倉卒難據為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從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聰明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徃徃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為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歎且夫律之設豈徒為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誤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為律後王所定為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為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於左伏候採擇

詳定刑律疏 康熙四年

安徽巡撫張朝珍

刑法者帝王御世之大權而生死攸關不可不慎故罪疑惟輕得情勿喜深悲其已死不能復生也然一之以律法務期情當乎罪罪協于律彼自作之孽雖死又何怨哉故律例一書古人用意深長句法字義確乎不可搖動倘遵守不一則奸吏得以輕重其間不無獄鬼夜號怨氣上升以致天變之屢見也近見問刑新例有不合于律者大抵過苛謹以臣知者為 皇上陳之律稱說事過錢者減受錢人二等罪止杖一百徒二年新例議改與受錢人同罪但今衙役犯賊一兩以上流徙至一百二十兩擬辟設若常人而與衙役過賊一兩便擬流徙過賊一百二十兩即置之死地是說事過錢

之罪反重於詐欺取財之罪矣以懲儆衛靈之峻法而並及過錢之常人致與受財人同罪此新例有未當者也此外或有未合于律未當于罪者尚多請勅法司選舉通曉律法之官將歷年諸臣條議新例有未當者悉心刪正務期經久可垂法後世者訂議妥確列入律內頒布天下使為法官者遵守畫一毋至輕重于其間俾天下無冤民是亦消弭災變之一端也

引用律例疏康熙二十年

徐旭齡

古者樂律曰律法律亦曰律其義一也律差累黍則聲音即變故立法者取之言一定而不可移易也後世法網益密律不足以盡之間增條例夫例者不得已而佐律之窮者也律有一定依以斷罪無可異同也例則用比比則可重可輕事有近似者引而合之酷吏貪骨因以舞文弄法致莫可詰矣臣愚以為十惡犯在死條及重罪合應戍謫者律中無不具備其餘律所不載者罪亦稍微焉原立法之初意重者設有一定之律所以懲兇也微者間有增定之條所以通變也嚴懲於重罪而通變於輕條無非愛養生民之意即如謀反大逆父母兄弟尚有同居不同居之分劫財殺人尚有為首為從之別而且恩赦必及會審矜疑其不欲盡羅之法用意如此其厚也近日刑官決獄擬罪所引律例或未詳明蓋情罪至重皇上特有天威律例所關分別別宜無成憲或非刑官所敢豫定其他充擬刑獄凡死罪充軍必依正律雜犯徒杖而下始許用例必祈皇上勅下用刑衙門務加矜慎庶胥吏不得以意為輕重而舞文索賄矣禮有之曰附從輕言法無一定而比附以成罪者宜從輕罰也

刑名八字義序

刑部郎中王明德

律有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八字各為分註冠於例首標曰八字之義相傳謂之律母諺曰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而先輩指示讀例之法又云必於八字之義先為會通融貫而後可與言讀法竊不自揣妄為懸擬以廣其義蓋八字者五刑之權衡非五刑之律也五刑十惡各有正目而五刑之屬殆逾三千中古已然況末季乎漢唐而下世風日薄人情變態一如其面若為上下比罪條析分隸以求無僭亂其辭雖汗牛充棟亦不足以概輿情之幻變故於正律之外復立八字收屬而連貫之要皆於本條中合上下比比其罪庶不致僭亂差忒而惑於師聽矣此先賢制律明義之大旨也然即刑書而詳別之正律為體八字為用而即八字細味之則以准皆各四字固無事乎取用於其及即若摘取其及即若四字時則捨以准皆各別無所為引斷以奏爰書矣此讀律者之斷不容不詳審也或謂八字之用律載甚備無容更為旁溢但比類瞻觀輕重懸殊乃並以一字為權衡得毋非所以明等夷示有別歟曰好惡不嫌同詞春秋之義也春秋者

無象之刑書也律也者威用之麟經也故其命義同也謹述 大清律原註並故明律舊註備載於前謬參鄙見各為截
取律例數條以著其義凡各律原註所已載者概不載述以眩觀覽

一曰以以者與真犯同謂如監守貿易官物無異真盜故以枉法論以盜論並除名刺字罪至斬絞並全科講解曰以字
有二義其曰以盜論以監守自盜論以枉法論以常人盜倉庫錢論以謀叛論者惡其跡而深治之也如廐馬律曰如馬
拴繫不如法因而傷人者以過失論鬪毆律曰因公務急速而馳驟傷人者以過失論則於其失而輕寬之也

謹按以者非真犯也非真犯而情與真犯同一如真犯之罪罪之故曰以乃律中命意備極斟酌有由重而輕先為寬假
而用以者如謀叛條內所附逃避山澤不服追喚此等之人未叛於君先叛於所本管之主矣與叛何異而律則以謀叛
未行論若拒敵官兵實有類於反而律則以謀叛已行論按其跡似用以之意極嚴而詳其實則實仁愛之至也有由輕
而重示人以不可犯而用以者如監臨主守將官錢糧等物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人雖有文字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夫
立有文字借用及轉借與人非盜也乃私自為之而漸不可長矣蓋監守之人易於專擅非重其法無以示警故罪非其
罪而以其罪罪之若以過失殺論諸條則又充類至義之盡以行其權之妙也總之大義所解即同真犯四字最妙以則
無所不以矣

一曰准准者與真犯有間謂如准枉法准盜論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講解曰准字有二
義其曰准竊盜論准盜論准凡盜論此則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也又如人命律過失殺傷人者各准鬪毆殺傷
人罪依律收贖則但准其罪名不加刑法止令如數收贖而已此又一律也

謹按准者用此准彼也所犯情與事不同而跡實相涉作為前項所犯惟合其罪不概如其實故曰准如以米柴准算布
帛惟取價值相當而實不可以米柴為布帛之用其罪異於真犯故賊雖滿貫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乃註中不曰減
等但曰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何耶蓋官吏犯此雖贓逾於滿貫亦止於革其職役為民而不追奪誥勅若未至滿貫官則
止於革職不至永不叙用也若 本朝定例但遇革職則盡為追奪似非所以懲貪之法似當題請改正是在竣乎主持
國是者之大君子耳

一曰皆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謂如監臨主守職役同情盜所監臨主守官物並賊滿數皆斬之類講解曰皆字有二
義其曰皆絞皆斬皆杖皆徒皆凌遲處死之類則是不分首從也又如犯罪自首條曰餘皆徵之增減文書條曰若無規

避錯誤者皆勿論之類是又一例也

謹按皆者概也齊而一之無餘情也人同事同而情同其罪固同即事異人異而情同其罪亦無不同也故曰皆若皆微皆勿論則顯而易見不過特舉以明皆之一例耳

一曰各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謂如諸色人匠檢赴內府工作若不親自應役僱人冒名私自代替之人各杖一百之類講解曰各字為義不一有以人對人為各者如漏使信印條當該吏對同首領並承發各杖八十有以物對物為各者如盜賣田宅條盜賣過田價并花利各還官給主有以事對事者如廐牧律放犬殺傷他人畜產者各笞四十之類又如各杖一百各從重論各遞減等各凡人罪一等亦俱以人對人為各者也

謹按各者各從其類義取乎別也萬類不齊流品各別比類而觀實同一致故用各字以別之各字用義多端有因所犯之事同其情同而其人有不同者如選用軍職條內凡守禦去處千戶百戶鎮撫有關奏聞選用若先委人權管希望實授者當該官吏各杖一百罷職役充軍舉用有過官吏條內凡官吏曾經斷罪罷職不叙諸衙門不許朦混保舉違者舉官及匿過之人各杖一百罷職不叙發冢條內若卑幼發五服以內尊長墳墓者同凡人論開棺擲見屍者斬若棄屍賣墳地者罪亦如之買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犯姦條內和姦刁姦者男女同罪姦生男女責付姦夫收養姦婦從夫嫁賣其夫願留者聽若嫁賣與姦夫者姦夫本夫各杖八十之類也有因所犯之事異其人異而其情實同者如無故不朝參公座條內凡大小官員無故在內不朝參在外不公座及官吏假滿無故不還職役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各罪止杖八十並附過還職縱容妻妾犯姦條內若用財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之類亦有所犯情同事異情異事同法無分別人非齊等條難共貫而義實同辜者如親屬相姦條內姦內外總麻以上親及總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如私借官富產條內凡監臨主守將係官馬牛駝驢驘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他人及借之者各笞五十之類更有所犯之事與人大小攸分科條不一而情則無分或法應屢加而律難該載或罪無死律而法應齊等又或各有科條而文難復述者則亦以各字別之如謀殺祖父父母父母條內其尊長謀殺卑幼已行者各依故殺罪減二等已傷者減一等已殺依故殺法誣告條內凡誣告答罪者加所誣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略人略賣人條內和略賣妻為婢及賣大功以上尊卑親為奴者各從凡人和略法發冢條內若於他人墳墓為蒼狐狸因而燒棺擲者杖八十徒二年燒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總麻以上尊長

各遞加一等之類

一曰其甚者變於先意謂如論八議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講解曰其字律內有其子歸宗其養同宗之人其遺棄小兒三歲之類是也

謹按其者更端之詞也然詞雖更端而事與情實不離乎本條舉凡明白顯然可為指實共見之事承乎上文為之更端可竟本條所未盡則用其字以發揮之與後若字似同而實異如謀叛條內所附逃避山澤不服拘喚以謀叛未行論其拒敵官兵者以謀叛已行論盜大祀神御物條內凡盜大祀神祇御用饗薦饌具等物皆斬其未進神御未造成及其餘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強盜條內竊盜臨時拒捕及殺傷人皆斬監候其竊盜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斷親屬相盜條內其同居僱工奴婢盜家長財物減凡盜二等盜賊窩主條內其知人略賣和誘准竊盜為從論其不知情誤買受寄俱不坐之類皆承上以起其下蓋詞氣雖涉於更端而事實不離乎本文或罪或否則皆以其字為分別然亦有事非本律而欲附入於本條之下則亦以其字附入之者如職制律內其見任在朝官員面諭差違及改除託故不行並杖一百罷職不叙此條與大臣專擅選官何與而欲附入本條之下則亦用其字以收屬之此又一義也

一曰及及者事情連後謂如彼此俱罪之賊及應禁之物則沒官之類講解曰及字律內有及因人連累及其役日滿及有過之人及久占在家之類是也

謹按及者推而及之有因親以用及者如謀反條內父子兄弟子孫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斬之類罪由連坐此一義也有因物以用及者如盜印信條內凡盜各衙門印信及夜巡銅牌皆斬之類有因情以用及者如略賣略賣條內和同相誘及兩相願賣良人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之類有因事以用及者如強盜條內強盜殺傷人放火等項及干係城池衙門並積至百人以上皆奏請梟示白晝搶奪條內凡白晝搶奪傷人因失火及行船遇風著淺乘時搶奪及拆毀船隻之類又有因人以用及者如搶奪條內凡號稱喇唬白晝在衙撒潑口稱聖號及總甲快手應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攝各毆打眾人搶奪財物之類以上皆係正犯此又一義也大約凡係人與事各有不同而罪無分別者則皆以及字連屬之一曰即即者竟盡而復明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眾証明白即同獄成之類講解曰即字律內有即時救護即放從良即是好黨之類是也

謹按即者顯明易見不俟再計之意如儀制律內凡朝參近侍病嗽者許即退班禁止迎送條內凡軍民人等遇見官員引導經過即時下馬躲避此一義也其謀為盜條內凡共謀為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為竊盜其不行者若不分賊但係造意即為竊盜從名例內犯罪事發而在逃者衆證明白即同獄成不須對問職制律內凡諸衙門官吏及士庶人等上言宰執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黨此一義也若名例內責放充軍人犯即抵充軍役則又一義也

一曰若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謂如犯罪未老疾事發時老疾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之類講解曰若字律內有若奉

旨推問若庶民之家若追問詞訟之類是也

謹按若者亦更端之詞乃設為以廣其意雖意會乎上文而事變無窮欲更端以推廣之連類以引申之則不得不設為以竟其意故用若律內惟用若字最多有自本律而特及於輕者如謀反條內若女許嫁已定歸其夫子孫過房與人及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謀叛條內凡謀叛但共謀不分首從皆斬若謀而未行為首者絞為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造妖書妖言條內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盜大祀神御物條內若已奉祭訖之物及其餘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盜賊窩主條內凡係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之類有自本律而入重者如謀殺人條內謀殺人若因而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從論皆斬謀殺祖父父母父母條內若奴婢及僱工人謀殺家長及家長之期親外祖父母若總麻以上親者罪與子孫同之類大約若與其皆承上文以推廣之詞但作者命意多於可指證者則用其而於設為懸擬者則用若又於異乎上文而實不離乎上文者則用其於意雖未本乎上文而實異乎上文者則多用若此其所以命字之各異也

論自首之例 佐治藥言

汪輝祖

全部律例精義全在名例求生之術莫如犯罪自首一條余初習法家言鄰邑拏獲私鑄以所供逃犯起意案已咨部完結越二年逃者獲訊不承為首例提從犯質鞠犯已遠戍諸多掣肘適松江友人韓升庸在座謂可依原供而改捕獲為聞拏自首則罪仍不死案即可完隣令用其言犯亦怡然輸供余心識之後遇情輕法重者輒襲其法所全頗多曩於佐治藥言曾記刪改自首之報辛亥寓長沙聞綏寧盜首楊辛宗在逃知官中比父限交赴案投首司獄者謂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不准援減仍擬斬決余旋即歸里未見邸鈔不知部議云何竊思犯罪自首律云凡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是指未經破案者言也事發在逃律注云若逃在未經到官之先者本無加罪仍得減本罪二等又乾

隆三十八年刑部議覆蘇臬陳奏宜倒拏投首除盜犯按本例分別定擬外餘犯俱於本罪上准減一等是皆指被告被緝而言故云聞拏也楊辛宗事發在逃聞限比其父挺身投案正蘇臬所奏雖無悔過之心尚存畏法之念者而多一不忍累父之心似可矜原按本例免死發遣未為曲法而曰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是必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聞拏自首科減鄉使楊辛宗避罪遠颺不顧其父之比責偷生遲久被捕弋獲亦止罪干斬決不致刑更有加繹讀讞詞殊切耿耿近日讀律之友遇一加重成案輒手錄以供摹仿在楊辛宗死何足惜萬一聞拏自首之律例不可經引則凡案類辛宗之被緝而事非強盜者亦將棘手狐疑况原讞云楊辛宗因事主家止婦女輒向事主回罵臨時行強被指名緝拏其投首在夥犯獲後不准援減查辛宗劫止一次並未傷人視兇劫傷主之盜首尚屬情事較輕持以首在被緝之後仍疑斬決恐援以為準從此盜首總無生路且案未破而自首者千百中未聞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緝緊急比及父兄弟動於一時天性之思到官伏罪若併此一線天良而絕之則在逃之犯更無自首聞拏自首之例幾成虛設矣案非手辦事閱九年疑竇在宵終難自釋因誰治術商及律例願以正之高明方今 聖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為吏者遇可入介於律可軒輊之事當與幕友虛中辨論仰體 聖慈力求至當名例一門義盡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細細體究而自首各則斷不可略觀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務在求生以全民命歐陽崇公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於我兩無憾也敢為學治者敬告幸勿哂其老諄鄙其說贅重有望焉

陳刑名例案六條疏嘉慶五年

雲南巡撫初彭齡

茲因秋審屆期檢查刑名例案臣愚見有應參酌者六條敢為我 皇上陳之

一官員失察處分自應查出詳辦應請量予寬免也查地方文武正雜等官於所管月差兵丁及衙門一切廝養役卒凡有索詐賊私誣良累民等案本管官皆有失察處分輕則罰俸降留重則降調革職原使各該員平日留心約束庶若輩知奉公守法不敢肆意妄為倘既經犯案尤當據實詳辦方足以肅法紀而懲奸邪無如束縛過嚴規避愈多凡有此等案件該管官畏懼處分多方迴護或捏作平人或稱已斥革甚至自行薄懲示儆將就完結匿不詳報即有釀斃人命亦多安頓調停消弭了事以致正犯轉得律逃法網上司耳目難周鮮不為其朦蔽伏思各官處分原有自行檢舉之條此案件因回情節較重概照原例議處不能以自行查出聲請免議我 皇上宥過施仁凡遇因公罣誤並非有心故犯者莫不仰邀 聖慈寬其既往予以自新此等失察處分稍從末減與吏治無甚關係而使犯法之徒有犯必懲不

致被害之家含冤屈適足以彰 國家法令嚴明於世道人心實有裨益可否

勅諭吏兵二部另行定議嗣後遇

有書役兵丁人等犯賊贓命案件如該管官果有授意故縱別情仍當照例查參究治外若僅失於覺察能自行查出據實詳辦案犯全獲者即予免議倘本任未經查出經後任詳辦者查明僅止失察亦予減等議處庶各該員自知失察處分不至於降革無顧慮於犯法之徒得以隨案懲治庶若輩失恃亦必各知斂迹矣

一衙役詐贓毆打斃命應於例內添纂也查定例衙門差役如有嚇詐致斃人命不論贓數多寡擬絞監候此指差役奉票勾攝藉端嚇索致被索之人輕生自盡者而言又定例誣良為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若絞監候若拷打重傷致死若照故殺例擬斬監此指捕役誣良為竊一項而言若起釁並非誣良本係奉票勾攝索詐不遂逞兇毆打細縛帶拷因傷身死此等案件較之被逼自盡者情節既重若仍照尋常鬪殺問擬亦不足以示情法之平查差役嚇詐與毆打致死者情罪亦屬相等自當一律科斷應請於衙役詐贓致斃人命條下添纂若係毆打因傷身死者即照故殺律擬斬監候一假差嚇詐即應照差役問擬也查例載假充衙門差役假以差遣緝捕為由占宿公館妄拿平民及搜查各船嚇取財物擾害軍民者實犯死罪外徒罪以上枷號一月發邊遠充軍杖罪以下枷號一月發落等語例內所指實犯死罪如有偽造印信毆故殺人等類毋論常人差役皆係原犯死罪自可照律定擬若僅止嚇取財物挾制逼迫而被害之人忿激自盡者在差役罪應擬絞若常人律無正條向來多係比照威逼人致死例問擬充軍亦有比照差役詐贓斃命例擬絞者究未明立科條不免易滋出入且此等案犯雖非真正差役而其兇惡聲勢實與差役無異應請嗣後凡有假充差役嚇取財物無論銀錢多寡曾否致斃人命悉照差役一律問擬其未經致斃人命分別徒罪上下原例應請除

一追迫跌墮致斃之案應請改定條例也查例載凡謀殺人已行其人知覺奔逃或跌失或墮水等項雖未受傷因謀殺奔逃死於他所者滿流若其人迫於兇悍當時失跌身死擬絞監候等語查謀殺人至於已行其人知覺奔逃失跌身死無不迫於兇悍亦無不迫在於當時若果逃至他所已無不可當之兇鋒儘可從容潛避何至又復戕生設有在外斃命未必非別有他故自當另擬致死根由若以逃奔於謀殺不應輕擬從寬倘相隔甚遠或死已越日又豈可仍引死於他所之條是死於他所滿流一層實屬衍文其當時失跌身死者雖未受謀害之傷而其倉卒失足究係被謀所跌死於跌猶死於傷似不得以尚未受傷稍為開脫況查鬪毆案內凡有爭鬪情形因逃走追逐失跌身死悉照鬪殺本律擬抵謀殺一條未便獨異應請嗣後謀故鬪毆等案凡有已經逃走因被追逐失跌以致墮崖落澗身死者各照因傷身死本律

辦理若追逐之人自行失跌身死逃走之人先雖有鬪毆情狀不得以致死之罪加之應各科本罪

一律文計贓科罪各條應請詳細添註也查律載竊盜賊一兩以下杖六十一兩以上至十兩杖七十二兩杖八十所稱二十兩者必係十兩以上至二十兩為止凡十一兩至十九兩皆是其不言十兩以上者緣上條已有一兩以上至一十兩字樣下條一氣相承可以意貫也惟名例內有稱加者數滿乃坐一條註云如贓加至四十兩縱至三十九兩九錢九分亦不得科四十兩罪等語因而計贓科罪之案悉以此語為準凡竊盜賊至十餘兩者並不引二十兩之條照十兩科斷致與一兩以上至一十兩者同擬杖七十贓數雖有多寡而所擬名例將兩條合而為一此由拘泥律文以致相率錯誤也然此猶其小者由此而推至一百一十兩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兩流三千里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夫所謂一百二十兩以上者即一百二十兩零一分亦是今凡有贓至一百一十九兩九錢九分者止照一百一十兩律擬二千五百里若至一百二十兩零一分又擬絞監候則是流三千里必須恰滿一百二十兩之數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方為吻合以去死一間之罪而銀數介在至微之中似非定律本意況此條贓數本係十兩一等今除中間皆係十兩一等外惟杖七十係十九兩九錢九分為一等其流三千里則係一分為一等實覺輕重失倫應請 勅下部臣於計贓科罪

各條律內逐一添註如竊盜賊二十兩杖八十條添註十兩以上至二十兩字樣自二十一兩至一百二十兩及此外監守常人枉法等贓均照此逐條添註幾兩以上至幾十兩字樣庶援引不至失當至名例小註本發明律意曲為引喻應無庸更改一命案留養人犯應請仍候秋審辦理也查留養舊例僅准將戲殺誤殺之案於本內聲請其鬪殺之案無論情節輕重概候秋審時取結報部上年經刑部奏准以情節本輕應入緩決可矜之案若必俟秋審時始行核准留養在本犯身罹死罪即監禁逾時尚屬罪所應得而其老病之親桑榆暮景舉目無親情殊可憐請嗣後鬪毆情輕之案以及擅殺罪人並無關人命應擬死人犯按其情節應入緩決可矜者如係親老丁單孀婦孺子該督撫於定案時即取具各結隨本聲請准其留養其有間在實緩之間者本內聲明俟秋審時再行取結報部會核等因通行在案伏思鬪毆案犯情節雖有輕重之分而死者之家同一被殺自其家屬視之輕重若等如准隨本聲請留養計自犯事進監至結案之日遠則一年近則數月遽行釋放誰無父母兄弟念恨難消以里閭之近怒目相視不特易生報復之志即在兇手亦難保其不存自得之心實非所以矜全之道伏讀乾隆三十八年恭奉 上諭留養人犯俟其拘繫經年消其桀驁之氣不必於定案時將命案正犯遽行開釋仰見我 高宗純皇帝睿慮精深於矜恤之中仍寓慎重之意應否 勅下部臣等另行

定議除無關人命之死罪人犯准其隨案聲請外其餘有關人命關殺擅殺及戲殺誤殺等案概俟秋審時再行取結辦理並請統俟秋審三次之後方准援免其因情實可矜憫秋審緩結未屆三次由部臣奏請減等後准其留養如此則本犯拘禁經時漸知悔罪而死者之家事經數載亦必心平氣釋不致別生他釁所全實多矣

請寬妖言禁誣告疏

曹一士

竊聞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即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鄭之子產尚能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者雖屬聞人聖人有兩觀之誅誠惡其惑眾也至於造作語言顯有悖逆之跡如戴名世汪景祺等

聖祖仁皇帝暨

世宗憲皇帝因其自蹈

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

仁皇帝明示九卿以為誣陷善類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為萬世法則此年以來閭巷細人不識

兩朝所以誅強大

慈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私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族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

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臣伏讀

皇上諭旨凡奏疏制義中從前避忌之

事一概掃除仰見

聖聰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風之盛事竊謂

大廷之章奏尚指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

伏請

敕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准援赦者條列上請候

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詩文書札

悖逆譏刺者審無的確形迹即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章之株累悉蠲告訐之刁風可息似於風俗人心稍有裨益

申明事主盜賊殺傷例案疏 乾隆二十六年

都御史 寶光 跪

竊臣於秋讞兩議時與刑臣陸續簽商其有關罪名出入者計十二案而盜賊事主之案居其八如湖廣司唐成添截死賊首張得衛一案則以臨時行強之賊犯而誤依竊盜未得財律擬答以格殺賊首之事主而誤依罪人不拒捕律擬絞如浙江司陳永貴等毆死吳郁元一案則以賊首糾眾奪犯殺人而誤以罪人拒捕論擬又直隸司賊犯劉老等拒捕截死無名人一案安徽司賊犯楊德士拒捕刃傷事主妻女一案則皆以獲賊格鬪殺傷事主之犯而誤依罪人拒捕科罪

此皆臣據律簽商而刑臣已依簽改駁者又有山西司賊犯杜九思拒捕一案臣以賊首杜九思與弟杜九維棄牛逃脫事主並未追及乃聞夥被獲復轉回搶奪立斃事主與情急圖脫者不同簽商一次隨據刑臣簽復以為奪財即屬合例臣亦即行畫題矣又有山西司事主曹守仁一案則以賊犯張永賢黑夜行竊而拘執毆打致死又有福建司事主蔡朝一案則以不知姓名竊獲拘摸財物獲賊拒捕而毆打致死又江西司事主黃魁成一案則以賊犯曾辛發竊牛拒捕而毆打致死皆例應杖徒之犯而誤引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律擬絞此臣與刑臣往復簽商而未有定論者臣謹按罪人追捕律本為官司差人拒捕犯人而設若竊盜臨事拒捕律有正條惟奪財求脫之竊賊及盜田野穀麥准竊盜免刺者始依罪人拒捕律科罪皆減等論議者也若賊人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致死則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惟在曠野白日摘取首領蔬果等類始依罪人拒捕科罪以其為物細微不同貨物不得竟以竊盜論也若竊盜持仗拒捕則官差事主鄰右均得依律格殺勿論而拒捕不持仗者在竊盜則有違衛充軍之本例在事主則以毆打致死一語該之蓋以事主拘執而擅殺罪止杖徒則拒捕而殺更不待言其不更議減等者所以防擅殺重人命也近來各省間刑衙門以罪人所該者廣多援罪人拒捕罪人不拒捕以為通用活例又以竊盜拒捕而被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皆以鬪論遂於律應斬決斬候之賊犯致有輕縱而例得勿論及罪止杖徒之事主并擬絞抵半年之內已有數案臣各據本例與刑臣簽商而唐成添等四案其誤出於偶然是以刑臣從臣之說易曹守仁等三案則各省成案援引本有參差向來多屬照覆是以刑臣從臣之說難抑臣謹查夜無故入人家就拘執而擅殺律註云防姦盜之釁故寬擅殺之罪又云此與罪人拒捕條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不同者罪人已屬在官人犯此則雖就拘執非在官之人情有各別所以罪不一律則兩律輕重懸殊不得牽引其說甚明若以竊盜拒捕而擅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求之律例實無其文也臣再三商求其說不過曰人命為重耳然人命之說不可以例盜賊蓋人命律內所謂謀殺故殺鬪殺共毆殺皆平人相殺也凡斬絞之刑欲使人勿相殺而已矣若事主擅殺竊盜則罪止杖徒非云寬事主也盜賊為害於人生不得與平民齒死亦不得以平民抵而後人有所畏而不敢為盜此弼教之深意也隣右常人皆寄以捕盜之責而事主尤為被害之人雖擅殺致死亦止滿徒而後人無所畏而勇於捕盜此禁暴之微權也盜始於竊而甚於強防竊之入於強也故拒捕之條特列於強盜律內蓋重之也若拒捕不持杖遂謂之鬪則捕盜者有所畏而盜漸無所忌矣去歲刑部議准將嘉年條奏內鬪賊犯持杖拒捕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隣右俱照律勿論外如有

攜賊逃走而隣右人等直前追捕倉卒致斃抑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偷盜財物事主毆打致死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夫所謂強橫不能力擒送官者即拒捕不持杖者也在鄰右殺之得照事主毆打致死之例減等杖徒則事主毆打致死更無加罪已有明文乃各省辦理尚援成案以關殺擬絞者往往多有恐問刑衙門得以高下其手而法司轉難為考稽臣愚昧之見仰祈 皇上特降 諭旨通飭內外問刑衙門凡遇盜賊事主殺傷案件一遵 欽定本例議准新例畫一辦理則例案不致兩岐而盜賊愈加斂戢矣

議捉姦致傷尊長勿論奏

秦憲田

乾隆二十年江蘇撫臣莊有恭具題蔡奕凡與嫡姪蔡通之妻盧氏通姦被蔡通撞遇砍傷姦夫蔡奕凡殺死姦婦盧氏將蔡奕凡擬絞立決蔡通依刃傷伯叔父母律擬絞立決等因議得斷獄務期平允援例貴有折衷律載本夫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此言本夫捉姦殺死姦夫統得勿論即至殺死有服尊長亦無另有治罪之條若本夫因捉姦僅致傷尊長則更可無論也又殺姦例載本夫本婦有服親屬皆許捉姦但卑幼不得殺尊長犯則依故殺伯叔母姑兄姊科斷此則專言應許捉姦之兩家卑幼服屬不得干犯尊長亦止言殺而不言傷而本夫之捉姦致傷尊長者則尤可無論也是以乾隆六年臣部議覆河南按察使沈起元條奏本夫捉姦殺死尊長當隨時酌量議擬在案是因姦而殺尊長尚在矜疑之律若致傷未死自應照律勿論蓋尊長內亂律干斬絞重辟既予本夫以捉姦之權自難禁其必無致傷之事詳查律例檢閱條議從無本夫獲姦致傷有服尊長仍應科罪之文此案蔡通因胞叔蔡奕凡與伊妻盧氏白日行姦撞獲登時互毆致傷並未致死該撫遽將蔡通援照刃傷胞叔之律擬以絞決殊未允協臣等詳閱案情折衷成例蔡通既無科罪之條自應予以勿論應將該撫擬以絞決之處毋庸議

請詳議旌表之例疏嘉慶八年

紀昀

竊惟旌表節烈乃維持風化之大權必一一允恆人心方足以示鼓勵伏查定例凡婦女強姦不從因而被殺者皆准旌表其猝遭強暴力不能支網縛捺抑竟被姦污者雖始終不屈仍復見戕則例不旌表臣愚昧之見竊謂此等婦女舍生取義其志本同徒以或孱弱而遭攬悍或孤身而遇多人強肆姦淫竟行污辱此其勢之不敵非其節之不固卒能抗節不屈捍刃捐生其心與抗節被殺者實無以異譬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四體繫縛眾手把持強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庭哉臣掌禮曹職司旌表每遇此等案件不敢不照例核辦而揆情度理於心實覺不安質之眾論亦多云未允合無

仰懇 皇上天恩飭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同詳議如憫其同心強姦見殺而此獨所遭之不幸與未被姦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使人人知邀 聖朝獎善略迹原心於風教似有裨益如其中果有不可旌表之精理為庸耳俗目所不能測者亦明白指駁宣示中外以祛天下後世之疑是否有當伏祈 訓示

按此奏經部議嗣後凡強姦過男子二人以上力不敵而身死者雖被污仍准旌表

審辦獨子承桃兩房各娶妻議 刑部說帖

闕名

交核山東省咨獨子承桃兩房各為娶妻後娶之妻有犯作何辦理請部示覆一案職等查律載有妻更娶妻者杖九十後娶之妻離異歸宗又例載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如係先姦後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買休雖有媒妁婚書均依凡人科斷若止係同姓及尊卑良賤為婚或居喪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將妻嫁賣娶者果不知情實係明媒正娶者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又查禮部於嘉慶十九年據河南學政咨寬豐縣附生余萬全之父余萬生承繼兩門各為娶妻長門為其初娶張氏繼娶王氏生子萬全二門為其初娶雷氏無出納妾杜氏生子萬德各承其嗣因雷氏病故萬德以嫡母丁憂萬全應如何稱名如何服制等因咨請部示經禮部以余萬生在長房已娶嫡室張氏繼娶王氏次房祇當為其納妾不當為其娶妻是雷氏在生稱名已混於嫡庶之間雷氏之死長子何得濫斬齊之列萬德既已呈報丁憂尚可比照慈母之例斬衰三年萬全毋庸持服至余萬生二妻並娶嫡庶混淆事屬錯誤業經身故應毋庸議等因咨覆在案查有妻更娶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仍按服制定擬之例係指其人並未承桃而言如兩房各為娶妻冀圖生孫續嗣是愚民罔知嫡庶之禮與有妻更娶不同止宜別先後而正名分未便律以離異之條參核禮部議覆河南省余萬生之案則後娶之婦應為妾也明甚既以妾論如與夫及夫之親屬有犯自應以妾科斷此案彭高氏為侄彭文漢聘娶鄭氏冀圖生子承桃查彭文漢先經伊父彭自立為之娶妻鄭氏迨鄭氏故後續娶王氏是彭文漢已有嫡妻彭高氏後娶之鄭氏雖因承桃續嗣起見非有妻更娶可比未便判離而一夫祇應一婦斷無二婦並稱為妻之理自應照禮部所議以後娶之婦作為妾論該司泥於有妻更娶仍按限制定擬將彭自立照殺死子婦律科罪似未妥協至該司所稱彭文漢嫡妻鄭氏之子與後娶之鄭氏有犯可比照八母中之慈母養母辦理一節查鄭氏如得為彭文漢之妻始可為其子也母今鄭氏既列為妾與先娶之鄭氏即有嫡庶之分以嫡妻之子與父妾有犯律有明文豈能比照慈母養母辦理此外與家長正妻並親屬有犯均有律例可循辦理自不致矛盾又該司所稱以女嫁人為次妻者

其主婚皆由父母初非自願若一律照律離異是因父母主婚之誤而使其女不能從一而終情殊可憫一節查人情莫不愛恤其女其明知其有妻而仍許配者事所罕有至承祧兩房之人愚民多誤以為兩房所娶皆屬嫡妻故將女許配議禮先正名分不使使嫡庶混淆而王法本乎人情原毋庸斷令離異有犯應以妾論情法俱得其平所有彭自立一案應請即照禮部議覆河南學政之案依毆死子妾律科斷

審辦雇工毆傷舊家長議刑部說帖

閩名

交核安徽司審擬車夫李二踢傷舊主齊兆熊一案職等查例載贖身奴婢于犯家長依雇工人科斷放出奴婢于犯家長者仍依奴婢本律定擬又律載奴婢毆舊家長者以凡人論註云此亦自轉賣與之者言之奴婢贖身不用此律各等語誠以奴婢之於家長留則有恩賣則義絕故轉賣之後相毆即以凡論其贖身放出之奴婢恩義猶存故放出者以主僕論贖身者依雇工人科斷至雇工人毆傷舊日家長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專條伏思雇工與奴婢名分雖同而恩義有別奴婢一經契買則終身服役飲食衣服皆仰之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而雇工祇為生計受雇傭工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經工滿去留得以自由留之則為主僕去之則無名分律不言雇工毆舊家長者以其工價既盡即屬凡人也此案李二先經受雇與齊兆熊駕車齊兆熊因李二怠惰於一月工滿後即令辭出嗣李二因向張幅索欠與劉成吵嚷經齊兆熊出向叱喝李二不服出語頂撞齊兆熊上前與劉成將李二按倒欲毆李二情急用脚踏傷齊兆熊左膝李二於齊兆熊雖係舊日雇主惟律載奴婢毆傷舊家長亦應以凡人科斷檢查十九年陝西司審擬雇工良生兒毆傷舊日雇主宗室縣越一案將良兒依凡人照毆傷宗室本例定擬今李二一犯該司亦依凡論因該犯於齊兆熊出向叱喝時不思退避輒敢頂撞其平日藐玩可知未便僅擬笞責致滋輕縱科不應重杖加枷號兩月查核情罪尚屬允當應請照辦

私鑄案犯分別定擬奏

秦蕙田

竊查設局鼓鑄所以通錢法濟民用也而奸徒射利私銷私鑄均為錢政之害是以定例俱擬駢首嗣因私銷之案重於私鑄將燬化制錢及私剪錢邊者改擬斬決而私鑄之案仍擬斬候列入秋審此種案犯有干法紀自應擬入情實明正典刑以彰國憲臣等查閱審題各案內有潛匿深山密菁之中夥黨鳩工鑄錢至數十千及百千不等者亦有私自在家偷鑄旋即畏罪停工錢數僅止數百文及數十文不等者并有造作古樣錢文砂殼小錢不能通行運賣及甫經開爐

即被訪獲未及造成者向來外省督撫或擬情實或擬緩決既不足以肅刑章更有錢多而擬緩決錢少而擬情實允非所以昭平允況直省秋審大典攸關督撫為內外刑名之關鍵若辦理參差必待 廷獻之時九卿改駁亦非眾共棄之意也今外省秋審將屆似應酌定章程以期畫一伏查例載夥黨鳩工私鑄鉛錢至十千以上者擬絞監候候銕化些須鉛片鑄錢不及十千者照私鑄銅錢情有可原例請 旨發遣黑龍江給披甲之人為奴等語夫銅錢鉛錢按律雖有斬絞之別而錢多錢少論情原有輕重之殊臣等詳加酌議請嗣後外省秋審私鑄銅錢案犯亦照私鑄鉛錢例核其錢數至十千以上者不論砂殼古錢人數多寡秋審時槩令擬入情實請 旨勾決其錢數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後經發覺者亦一併入於情實至偶然偷鑄鑄數不及十千及鑄造未成旋即畏罪中止者此等情節督撫列入緩決似稍可原但特伊等照常監禁徒使安坐囹圄轉無以昭炯戒臣等公同商議似宜酌量變通查本年二月內軍機大臣會同臣部議覆御史劉宗魏條奏強盜免死減等人犯改發巴里坤種地等因奏准通行在案伏思私鑄舊例原有分別發遣之條此等情輕緩決之犯可否援照強盜免死減等之例改發巴里坤等處令其種地効力以贖其死庶奸徒知所儆懼而寬典不至倖邀矣

除養蠱示 廣西通志

金 鉅

蠱毒殺人最為隱惡王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向聞嶺南地方多有造畜蠱毒謀財害命之事本部院留心訪查已久務期淨絕根株為爾地方除去隱害仰漢土居民及外來之人遵照避蠱之法解蠱之方使蠱毒不能為害各宜凜遵勿負諄切勸誡之意所有條約開列於後

一申明律法 大清律載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新造畜者財產入官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千

里安置若以蠱毒毒同居人其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知造蠱情者不在流遠之限若里長知而不舉者各杖一百

不知者不坐告獲者官給賞銀二十兩以上律載用蠱殺人之罪何等森嚴爾等愚民奈何身蹈法網特為申明共知凜畏

一開導愚惑訪得養蠱之家世代密傳每有女出嫁其母分給蠱蟲並傳方法又有本人臨死始將蠱蟲交付親愛子女

以為至寶藏畜日久更有滋生蠱仔遺孽漸繁為害日眾總之愚民無知貪愛財物惑於邪術以陰謀毒害為家業以他

人性命為生涯間有良心偶發不肯害人蠱蟲無所依養將養蠱之人咬蝕以至肌肉黃瘦面有青痕甚至親生兒女亦

為蠱蟲所吃忍心若此至死不悟殊不知人生天地間男耕女織辛苦力作賺得銀錢子孫享用何等長久何等快活乃